

## 河之絮

□陈斌先

小时候的夏天，天很蓝，地很潮，热浪也轻。一场雨水之后，池塘里的水生葫芦、菱角、芡实、荷花等植物格外葱绿。

关于故土家园的记忆往往与一条河、一口池塘、一座水库，或者一幅画面相牵连，记忆中，家乡的河汉沟渠永远清光粼粼地向前，庄稼、植被，一副坚强不倔的样子，绿着、黄着、包括凋零，都与河汉沟渠生死相依。家乡叫北岗，是淮河南岸最为不起眼的小村庄，全村四百多户、一千多人，他们守着一条河乃至一条渠，耕种着水稻、小麦还有油菜，过着干净、质朴还有一些局促的日子。记忆中，河边常常坐着一位大爷亦或叔叔，一袋烟，春秋天下，诉说他们记忆中的家园，他们说，那时候还没有这些河渠，干涸和贫穷，鬼撵灯般相随。春下岁月，沟塘多半会聚起三、五个洗衣的婶婶或者嫂子，家长里短，絮絮叨叨，同样离不开一条河、一口塘、一道渠，更离不开男人的短长和孩子的明天。

我曾经为叫北岗的小村写过三部中篇小说，《北岗就在江淮之间》、《北岗兄弟》、《胖兰的北岗》，聊以祭奠心中的一条河、一道沟，我清楚记得，三部小说里面永远都有一条叫做小林沟的水渠，丰盈而妖娆，它甚至比人物还鲜活地矗立在我的眼前。现在想来，家乡的那些河流和水渠，顽强而固执地镶嵌在我脑海里。以致于成了孤立的河，孤立的一片田、一道渠、一口塘，最终成了我记忆中孤立的风景。

今年的夏初，六安市委、市政府为了庆祝淠史杭工程建成60周年，专门邀请相关媒体和文学艺术家们进行大型的淠史杭工程采风活动，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淠史杭工程的雄伟和壮观，那些孤立的景象有了颠覆性改变，它们所有的风采都与淠史杭灌区有关。

淠史杭灌区位于安徽省中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南部，横跨江淮两大流域，是淠河、史河、杭埠河三个毗邻灌区的总称，灌区面积1198万亩，受益区域人口达到1233万人。小满的季节，麦子熟了，盛花才罢，秧苗刚刚可以栽插，我们走过龙河口、白莲崖、磨子潭、佛子岭、梅山和响洪甸六大水库之后，观瞻杭埠河、瓦东干渠、淠河主干渠、淠东干渠、汲东干渠、泮西干渠、史河等，才第一次知道我家乡西边的那条称之为双门铺大河的河流，原来它不是一条河，只是淠东干渠的一部分。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寻找父亲的足迹》，那时候不清楚父亲为啥顺着一条河走却说进山。家乡是平原，父亲走山归来常常坐在凳子上，抓出带回的大把茶叶，间或掏出核桃还有板

栗，父亲说，山里的牛真壮，毛竹真多。父亲不止一次进山为生产队买牛，父亲说，顺着这条河就能走到山里。母亲多半会站在一边听父亲说进山的故事，偶尔也会插嘴，一句半句，却是抱怨，母亲说，修双门铺河道时，上去多少人，累成什么样子。母亲神情忧郁，父亲反驳说，没有这条河，不知道俺们吃啥？母亲那会就会默默走到一边，陷于属于她的回忆。父亲的态度明显不同，父亲说，没有这条河，就没有庄稼人的活路。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双门铺河道就是今天淠河东干渠的分支，更不知道淠河并不是一条河流。到了六安生活了三、四年，六安人喜欢说老淠河、新淠河哪里哪里，一直让我混乱，淠河不就是六安西的这条河道吗？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淠东干渠、淠河总干渠都是淠河的一部分，淠河是各种分支的总称谓。

关于河的记忆，已有很多成型文字，最为著名的便是《话说长江》了，于我而言，不敢妄称《话说淠河》，姑且称之为关于一条河的絮叨，淠河是天上之河，将军山渡槽实现了淮河和长江两大水系的交融，大小不一的人工干渠，绘就了星罗密布的各种水库、沟塘堰坝，它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都在滋养江淮分水岭这块多情的土地。这么说，有些僵硬，只好回到细微，回到北岗的小林沟，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全大队的人都到瓦东干渠看水，我还是孩子，非要缠着哥哥带我一同前去，一把稻草，一张被单，一张草席，躺在渠堤上，倾听渠水的流淌声，哥哥说，你听，叮叮咚咚的不是水，是粮食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水对于农业的意义，我只知道小林沟丰盈，日子就丰盈，小林沟干枯，日子就紧巴，北岗的生活永远与小林沟相牵连。现在看来，没有淠河，就没有瓦东干渠，淠东干渠，更没有小林沟的丰盈和干枯。生活到了六安，我也毫不犹豫选择在淠东干渠的附近买下房子，我对所有人说，我打小就在这条河边长大，现在我依然归拢到它的身边，只有顺着它行走，才能找出生活的乐趣。

现在的淠河早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不仅仅是千里沃野的描绘师，无形之中变成了城市的灵动和生命的源头。行走在各大水库和森林总总的沟渠之上，我才明白，也许我的生命早与这条河相牵连，五十多年，我走不出这条河，就像这条河也走不出我的视野，我们厮守了五十多年，估计还要撕扯下去，终年之时，说起这条河不知什么感觉，有一点我相信，我的所有文字都与这条河相关，包括河下的土地。是为小记。

## 麦子和父亲

□王彬

每年麦黄时节，黑色的、黄色的、褐色的祖国大地，到处是收割机轰鸣的声音，麦秸秆在风中如蝶般地舞蹈，一片一片金色的海洋伴着丰收的喜悦，充斥在神州大地。我朴实而又勤劳的父亲眼中闪过一片金色的海洋，尽管收割告别了用镰刀挥舞的年代，每年麦黄时节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摆成握镰刀的姿势。想象收割。

父亲对于土地有着近乎于顽固的爱恋，而对于粒粒饱满的麦子则更是饱含深情，前天打电话的时候是母亲接的电话，说父亲正在田里张罗着收麦子，瞬间，我仿佛看到父亲喜悦的眼神和匆忙的脚步，也似乎看到了因为饱满而弯腰等待收割麦子的幸福心情。麦子，父亲，故乡。记忆中的麦收要有很多道工序，那时候的麦收除了收割，还有装车、晒场、扬场、曝晒、装袋等一系列的工作，然后那些饱满的麦子才能够归仓，劳作了一个麦季的父亲才会长舒一口气，也预示着麦收的完成，现如今的麦收因为机械化的缘故则轻松了许多，之前需要半个月完成的事情现在半天的工夫可能就会完成。小时候麦收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收割，沉甸甸的麦穗怀揣着种子的梦想开始弯下腰等待父亲的收割，沿着时光的隧道游走，弯月似的镰刀在老家的屋角开始做梦，童年时光，每年这个时候父亲就会找出收藏了一个冬季的镰刀，反复在磨刀石上将镰刀的斑斑锈迹磨去，直到镰刀铮明发亮，此时，父亲会用他粗糙的大拇指去感受镰刀锋利的程度。

和土地相连的麦子被割下，割一把麦放下，挪两步脚再割，那时候的收割是汗水混合着希望，麦芒挑战着太阳的光芒，将麦子割掉还不算完事，捆麦子、装车则是另一种乐趣，由于小时候不是机械化操作，装车的时候想一次性多装些麦子，又不希望在路途中出现倾翻的情况，父亲通常会让我或者弟弟到装麦子的车上将麦子摆放齐整，踩实，随后麦子将会被平铺在一块早就整理好的平地上，用故乡常见的黄牛或者小型机械套上石碾开始将麦粒和麦秆进行剥离。

那时候的一个麦季基本要持续半个月左右，遇到下雨天，麦季时间可能会更长，因此人手多的家庭通常会早一些过完麦季，人手少的家庭相对麦季时间就会长些，现如今的收割在机械化大操作下已经成为短短数小时就可以过完麦季的日子，但这样的收割却总让我少了一份期待和梦想，可是麦收的季节依然让我怀想。

每年麦收之后，原本富足的田野会变得空旷起来，小时候的我这个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父亲一道在收割后的田地里拾麦穗，将麦穗整齐地按照一个方向拿着，用手攥着麦秆，很快就能拾一把，父亲这时候会将拾起来的麦穗捆在一起，形成一束麦花，然后继续拾田里落下的麦穗，父亲那认真的态度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对于故乡，对于父亲来说，麦子是一枝灿烂朴实的花朵，开在淮北万里平原之上，开在父亲柔柔心坎上，开在故园的心窝里，生生不息。麦收季节，一年一度，让我的父亲母亲在这个季节因为收获而忙碌着、喜悦着，也把农家的日子濡染得鲜鲜亮亮，有滋有味。故园的麦子已经归仓，老家的屋里满是新收回的麦香。

## 青葱记忆，随时光花开绵长

□周寿鸿

我在单位值夜班，工作都忙完了，看看时间，距离一点差5分钟。正准备下班回家，这时手机“嘟”的一声，微信里跳出一个好友申请，有一句留言：周老师好。陌生的名字，一个女性的头像，不认识。她是谁，怎么这时候申请添加我？

点开对方的个人相册，没查到熟悉的信息，犹犹豫豫点了“接受”，那边的问候很快来了：“老师怎么现在还没休息啊！”

“我今天值夜班。您是？”

“张晓南，您以前头疼的学生。”

哦……记忆之门倏然开启，20多年前的青葱岁月，如同一张发黄的照片从时光深处漂流而来。思绪回到那个偏远的小镇，小学校的钟声在耳边悠悠响起，眼前浮现出低矮的教室，墙壁业已斑驳，水泥黑板被粉笔磨出一道道划痕，在一排排课桌后面，是一张张稚嫩朴素、天真可爱的笑脸。

晓南告诉我，今天他们几个小学同学聚会，为其中一个庆生，正巧我的一篇被某杂志公众号推送的散文，被转发到同学群，大家在一起回忆、谈论了我。她晚上住宾馆失眠，想起这么多年没

跟我联系，就试一试加我微信。第二天，又有好几个学生添加我微信。说句老实话，我也大多记不得了。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就像两道铁轨，曾经在20多年前的那所乡村小学交集，之后就伸往不同方向，渐行渐远了。

他们的问候，让我的心头涌动着温暖，有一种幸福感。我本以为，自己只是一名小学老师，随着他们年龄增长，儿时经历就会沉埋于记忆，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没有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还能记得我，还能想念我。

18岁那年，我从中师毕业，被分配回家乡，到中心小学做一名语文教师。与孩子们的相处，是已经发黄起卷的记忆中最明亮的色泽。

我白天教书，晚上在宿舍里读书、备课、批改作业、写文章。夜已深沉，校园安静无声，惟我独坐陋室，孤独感如厚厚的夜色，郁积在年轻的心头。那段时光，是学生带给了我快乐。我和他们一起做游戏，教他们读好的书，给他们讲好的故事，还在学校办了个芦花文学社，指导孩子们写童诗、童话。每天傍晚，我守候在学校门口，等待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希望能收到远方的来信和

用稿通知单，孩子们的习作发表了，我会跟自己发表文章一样开心。

“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钟也随着高了。五小的孩子也高了。”这是汪曾祺小说《詹大胖子》中的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那种淡淡的寂寞和感伤。在送走了几批小学毕业生后，我想离开乡村，去看看外面的风景。那年寒假，在刚刚创办的县报，求才若渴的总编为我打开了逃离乡村的一道门。我没敢把工作调动的消息跟孩子们说，生怕伤害他们单纯的心灵。

后来我听说，寒假过后，在开学后的第一节语文课上，当孩子们看到换了新老师时，失望写在一个个脸上，好几位女生竟趴在课桌上哭了起来。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每当想起这事，就有一份深深的歉疚，如细针刺入心头。

时光悠悠流逝，经年的风雨，带走了一场场花事，生命里那些点滴的美、隐隐的痛，遗落在曾经走过的地方。岁月静好，年华无伤，在记忆里一片片花瓣绵长开放，流年的芬芳似乎还能闻到。感谢你们，我亲爱的学生，此生有幸，让我曾经的青春开放在你们童年成长的路上。